



首善人家

罗学蓬 著

聂家三代令人难以捉摸的历史
拨开云雾闪烁善的永恒光芒

首善
人家

罗学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首善人家 / 罗学蓬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ISBN 7-5366-6799-X

I. 首... II. 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33402号

▲ 首 善 人 家

罗学蓬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封面设计 朱 江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23 千 插页 2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6-6799-X/I·1202

定价: 23.80 元



罗学蓬，男，汉族。1952年生，曾在四川作协巴金文学院就读三年，从80年代初便活跃于中国文坛，已有六百余万字文学作品问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山魂》、《当代》发表《大河上》等中短篇小说，其长篇《通天大案》《风月谜案》《大河风情》《血手染红岩》《风声越来越紧》等深受读者好评。曾在香港出版《红黄黑白张国焘——张国焘原警卫排长自述》《夕阳下的陈独秀——陈独秀晚年生活纪实》两部长篇纪实专著，书稿为国内多家报纸转载。在重庆江津市文化局工作，曾担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

简介

聂仲文、聂瘦石父子，富甲川北，禀承祖上遗风，扶贫怜弱，造福乡梓，被乡人顶礼膜拜，视为“活菩萨”。红军首长沈剑飞对聂氏满门的善举久仰在心，故而对聂家网开一面。聂仲文感激不尽，不遗余力为红军效力。孙女聂昆鹤更是投身革命队伍，当上了苏区的“红色孩子王”。红军西征，沈剑飞被留下坚持武装斗争，妻子胡秋萍则随大部队远征。生死存亡关头，聂瘦石夫人儿玉鹤子收养了沈剑飞的幼女沈莺，并与丈夫冒死暗中帮助巴山游击队……解放大军进入四川，聂昆仑与沈莺双双成为红色政权中的骨干分子。情窦初开的沈莺对才华出众的“哥哥”暗生爱恋之情。已经担任高级干部、并已另组家庭的胡秋萍回到了野三关，母女相见，抱头痛哭。可是，母亲对已被划为敌对阶级的聂家的冷漠态度让沈莺痛心疾首，对沈莺爱上聂昆仑更是怒不可遏，坚决反对。沈莺痛不欲生，深夜主动献身昆仑。聂昆鹤孤苦伶仃地回到了野三关，在险恶艰难的环境中，她像一块被埋入地下的金子，依然在黑暗中默默地放射着熠熠光辉。聂氏父子默默地承受着所有中国人也曾遭受过的苦难。让聂瘦石喜出望外的是儿玉鹤子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许，回到野三关与已经垂垂老矣的丈夫重聚。聂瘦石九十大寿时，胡秋萍、沈莺全都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良知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读罗学蓬的《首善人家》

华中师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祖华

重庆作家罗学蓬的《首善人家》写的是历史，这历史让人难以捉摸，而又充满无法抵挡的魅力。作家正是在展示历史的复杂、多变、难料的本性中，讲述了聂氏家族兴衰荣辱的故事；在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偶然因素的碰撞、连接、交汇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形象。这故事波诡云谲，引人入胜；而众多的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命运所引出的历史，则振聋发聩，激人深思。

不过，本书更让我们注目的内容，还不是作家诗心所绘的历史图景，以及构成的一系列动人的形象，而在作家慧心拨开历史云雾深入闪烁的永恒光芒。这光芒的能量是如此之大，它穿透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而亮度不稍减，它连接着中华数千年的文化而生命却如此鲜活——这光芒就是良知。

良知，是作家在喧嚣历史中着力彰显的人性善的依凭，也是作家内心恒定的评价人物的尺度。正因为葆有它，聂氏满门泽被苍生的

种种义举,才得以光耀后世;各类人物形象质的规定性,不仅被赋予了理性,而且充满了除阶级内容以外的更为深广的价值内涵和丰富多彩的生命与人性的内涵。这良知,是大千世界激浪狂涛中的灯塔,导引着主人公生活的航程,使其历经沧桑而愈久弥鲜;这良知,是混沌世界的中流砥柱,无论在世俗的生活之中,还是在轰轰烈烈的伟大历史事件中,它伟岸坚挺,将善与美的芬芳洒向四面八方。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显贵,无论是对立阵营的敌人,还是同一阵营的同人,在它面前人人平等。在它的光芒中,葆有它者,是善良者,不管此人的社会身份是什么,也不管其人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即使为剥削阶级的成员,其人格的魅力也始终如金子一般闪光;践踏它者,或者漠视它者,是邪恶者,即使其人曾有着革命的桂冠,或是曾经是革命依靠的主要对象,也最终被历史淘汰,被时势淹没。善者与恶者在它面前犹如在“照妖镜”面前一样,了了分明。

作家描绘的历史,也许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存在一此差异,但差异本来就是存在的;作家评价的人物尺度,也许显得单一了些,但这一尺度在今天也仍然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故 事 梗 概

野三关城里有一座煌煌聂公祠，供奉着一位以仁善达天下的聂氏祖宗。聂公之后聂仲文、聂瘦石父子，富甲川北，禀承祖上遗风，扶贫怜弱，造福乡梓，被乡人顶礼膜拜，视为“活菩萨”。

红军入川，巴山之中，顿时血雨纷飞，绅粮大户，均成革命对象，幸存者纷纷逃往白区。白军师长黄云湘把前来巴川城避难的聂瘦石与儿子昆山待若上宾。

驻扎野三关的红军首长沈剑飞，对聂氏满门的善举久仰在心，故而对聂家网开一面。留在家中观望的聂仲文感激不尽，不遗余力为红军效力。孙女聂昆鹤更是投身革命队伍，当上了苏区的“红色孩子王”。

农场“粪头”潘大力偷看聂瘦石的日本太太儿玉鹤子洗澡，遭割耳后逐出，遂进山为匪。红军到来，潘大力赶回野三关报仇。潘大力当上农协主席后，霸占了保民团团总许厚斋的几房太太，又设计毒死了农场几十头胆熊，气死了聂仲文，还率赤卫队员抓捕儿玉鹤子，以图奸淫。紧要关头，沈剑飞飞马前来，将儿玉鹤子救下。聂瘦石闻之家中遭此大难，痛不欲生，误以为是红军所为，不仅同意昆山到黄云湘帐下效力，围剿红军，还捐巨资给黄云湘作军费。

张国焘刚刚站稳脚根，又开始了大肃反，直杀得苏区日月无光，路断人稀。由川东游击军刚刚改编成红三十三军的高中级指挥员，也被张国焘设下陷阱“一锅端”。

聂瘦石的护院头麻山武功高强，枪法精准。在沈剑飞的感召下，他率领手下猎户参加了红军，却在肃反中闹出一串令人啼笑皆非的奇事……

红军西征。沈剑飞被留下坚持武装斗争，妻子胡秋萍则随大部队远征。由于张国焘撤退时实行严酷的“坚壁清野”，强逼红军烧房毁物。白军一来，老百姓纷纷反水。生死存亡关头，儿玉鹤子收养了沈剑飞的幼女沈莺，并与丈夫冒死暗中帮助巴山游击队。因叛徒管青海出卖，沈剑飞落入黄云湘之手，被“反水”群众千拳万脚当街打死，成为极左路线的牺牲者。游击队侥幸活下来的，只有麻山和关平二人。

抗战爆发，黄云湘请缨出征，成为永垂青史的民族英烈。随同出征的聂昆山与许百驹，也同时为国捐躯。

解放前夕，在重庆大学读书并已参加了地下党的聂家二少爷昆仑逃回野三关，为管青海捕获。他的表哥、地方反动民团团总许驼背却出于亲情和报恩思想，将昆仑救出虎口。

解放大军进入四川，国民党溃军与许驼背等地方势力逃进山中，与红色政权拼死抗衡。聂昆仑与沈莺双双成为红色政权中的骨干分子。情窦初开的沈莺对才华出众的“哥哥”暗生爱恋之情，不料“哥哥”却另有所爱。昆仑率武装队押运粮船赶赴重庆救急，遭土匪袭击，血战巴河。孰料到了重庆，又得知心爱女友堕落为叛徒，即将被处决，更是痛不欲生。回到野三关，县委书记闻知粮船被毁，下令将昆仑军法从事，幸亏被县长祝克宁力阻。

土匪围城，情况万分危急。昆仑自告奋勇，由祝克宁相陪缒城而出，策动许驼背火线反戈。

江山初定，土改遂来。正在推行土改运动的县长祝克宁之父系

川北大儒，不堪农民羞辱，愤而自尽。农民们涌到野三关县政府，要抓县长祝克宁回去斗争……

聂瘦石卷入一桩血案，开刀问斩之际，祝克宁取得重要证据，终将聂瘦石从刀下救出。

翻身农民强抓政协常委许驼背为死难红属讨还血债，昆仑上前制止，混乱中枪支走火，打死了农协主席，被县委书记撤去职务，沦为“贱民”。“革命烈士后代”沈莺却在昆仑遭受重大打击的时刻毅然向昆仑求爱，却遭拒绝。

朝鲜战争爆发，儿玉鹤子被强行逐出国门。

已经担任高级干部、并已另组家庭的胡秋萍回到了野三关，母女相见，抱头痛哭。可是，母亲对已被划为敌对阶级的聂家的态度非常冷漠，对沈莺爱上聂昆仑更是怒不可遏，坚决反对。沈莺痛不欲生，深夜主动献身昆仑，并决意私奔，却被母亲和公安人员当场捉奸。

建国初期，当初名震苏区的“红色孩子王”聂昆仑孤苦伶仃地回到了野三关，连党员资格也被剥夺。在险恶艰难的环境中，她像一块被埋入地下的金子，依然在黑暗中默默地放射着熠熠光辉。

县长祝克宁被打成全县头号大右派，贬到群运队，在昆仑手下当差吃饭。许多日子过去了，反右，大炼钢铁，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聂氏父子默默地承受着所有中国人也曾遭受过的苦难。让聂瘦石喜出望外的是儿玉鹤子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许，回到野三关与已经垂垂老矣的丈夫重聚。“四人帮”打倒，政治运动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情也正常起来。聂瘦石九十大寿时，胡秋萍、沈莺全都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县里的权力机关迁出了聂公祠。象征着仁善诚信的聂家祖先的塑像重新立在了庙堂之上，久断香火的聂公祠，又重新为人们所顶礼膜拜……。

第一章



野三关地处巴河北岸，黑黝黝一道老城墙环绕着麋集在河岸上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古旧街房。这地方自古以来便是个热闹的水码头，川陕鄂三省方圆二十余县的山货，均由此处运往山外。街肆上旗招飘飘，热闹非凡，主要的两条街道路口处立着老态龙钟的巨大牌坊，街面上被踩踏得光生锃亮的青石板也历经过好些朝代了，民居大都还保持着宋元明清的特点。本省和陕西、湖北的行帮为了生意上的方便，在城里修起了好几所堂皇气派的会馆，城中挨肩而立的聂公祠、云水庵更是香火鼎盛。再加上盘踞川北多年的土皇帝田颂尧前些年又修了一条从通江到野三关的公路，所以虽然坐落在万仞大山深处，却有着别的山区县城难得一见的繁华与喧嚣，不单附近各县的商贩云集到此，连成都、重庆、宜昌、汉口等地的大商号，也在此建立货栈采购山货。从野三关顺巴河而下第一个大码头，便是华莹山脚下的三汇镇，巴河流到三汇镇改称渠江，在合川注入嘉陵江，再顺流而下，便是重庆大码头了。

聂家是野三关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望族大户，金盅坝良田千顷，城里还办有一所新仁学堂。聂家不仅富有，还是闻名全省的大慈大善之家。在城中的云水庵左侧，建有一座香火鼎盛的清廉祠，四周围墙，均以金黄色的琉璃瓦覆盖，远看犹如起伏的龙脊。进得大门，便见泱泱一池碧水，环绕湖中一座小岛，岛上绿树葱茏，杂花斑斓，重重花树簇拥着一座飞檐翘角金碧辉煌的庙堂。庙堂巍峨高耸，气宇宏大，殿前还有雪白丹墀与金色巨鼎相衬。前后两座石孔桥，彩虹般横跨湖面，与陆地相连。这池，这小岛，这高踞庙堂之上正襟危坐的一尊塑像，便与聂家的一位祖宗紧紧联系在一起，堪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动人故事。

庙堂前立有一块花岗石碑，碑文载：“聂授一，号字安，四川省野三关县人。”

碑文将封建社会中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清官，秉笔直书，写得来令后人肃然起敬。

聂授一乾隆三年中举，曾著有《尊闻录》、《学古录》、《四书解义》行世。乾隆二十八年从川南珙县调补江津知县，适逢江津连遭大旱，百姓流离苦不堪言。授一毅然卖掉家乡祖传田产庄园，联合邑人创救命会，购谷千石设义仓赈灾。待社会稍加安定，授一又组织邑人前往广东引进红苕种并学习栽种之法。授一并与夫人率先垂范，着布衣打赤脚躬耕垄亩，以此带动推广红苕的普及。此物耐旱，产量又高，且面甜可口，邑人珍之如米麦，乡间竞相种植。解决了温饱，授一又派人到江浙一带购回蚕种桑苗，教民种桑养蚕，使邑人多获利。授一还仿民歌俚调，写成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劝农歌》、《慰农歌》、《悯农歌》鼓励农业生产。三年后，使江津县起死回生，百姓安居乐业。乾隆三十五年，授一调署合川，上任伊始，恰逢犯人暴狱，上司震怒，将其削职为民。江津百姓得知聂公落难，派出代表赶往合川，将授一全家老幼十七口用轿子抬回，一路上燃放鞭炮奏起响器，过江登岸之时，百姓云集码头箪食壶浆以迎。授一闲居江津，百姓对

其依然优礼有嘉，关怀备致。十年后，授一年老思归，百姓苦留不住，乃集银二万相赠，怎奈授一坚不收受。离别之际，送者上万，泣不忍别。岂料授一尚在途中，津民已集巨资汇至野三关，购回他当年为救助灾民而卖掉的金盅坝庄园与田产。授一六十一岁时仙逝野三关，消息传到江津，百姓悲痛万分，遂集银三万两，派专人前往野三关，在城中一环湖小岛上为其建祠，匾名清廉祠，后人俗称聂公祠。

聂授一以仁善达天下，令后人争相垂范。此后近百年间，县大老爷上任伊始或是达官贵人莅临野三关，到聂公祠大庙堂上秉烛焚香，顶礼膜拜，便成了必行的大仪。

野三关“瘦石实验农场”的东家聂瘦石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唱围鼓，二是打猎。一九三一年初夏，聂瘦石带着他的日本老婆和十几个跟随进八面山打猎，中午路过古龙沟，便在麻老腊家中吃午饭。因人多堂屋里呆不下，大家就把桌子搬到门外坝子上吃。正吃着，突地听得一声枪响，把大家全惊得跳了起来。原来，是麻老腊的二儿子麻山看见有只耗子跑到锅台上，他顺手摘下墙上的枪，一枪便将耗子打落地上，锅台却毫无损伤。聂瘦石问明缘由，又见这位神枪手虽然年方十五，却已长得铁实匀称，目透精光，面带剽悍之气，马上请麻山到他的农场去当猎户。麻山父母早知野三关城里的聂公祠就是老百姓自掏腰包为聂家祖上修建的，聂家的老祖宗聂授一的金身塑像至今还高坐在庙堂之上，接受百姓磕头作揖献上的香火，聂家祖祖辈辈都是天下少有的大善人。能到这样的大户人家去当差，自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麻山当即收拾衣物，背上猎枪，随聂瘦石夫妇在山中打了几日猎，然后一同去了野三关。

麻山来到金盅坝才知道，他的同门小师弟关平已经早他一年便在野石农场当了个粪工。他俩都出自古龙沟猎户之家，麻山比关平大一岁，两人自小便跟着一个曾在清军标营中当过百户长的老猎户习武。关平的父亲是古龙沟的村长，家里也算得个殷实之户，所以五年后关平便去野三关城里的新仁学堂上了初中。尚未毕业，一头豹

子深夜里越窗而入，扑入他老汉卧室，把他老汉活活咬死在床上。关平断了经济来源，书自然无法再接着读下去了，便经一位同学父亲介绍去野三关农场当了个粪工。麻山这些年则一直留在青石板继续习武打猎，不仅练出了一身好功夫，还练出了一手好枪法。

麻山先做了一年猎户，随后便当上了猎户头，带着一帮猎户专门到深山老林里去捉供东家抽取胆液用的活熊，也打供东家一屋老少享用的其它飞禽走兽，闲时，便在熊场里干干杂活。



列祖列宗出类拔萃，以慈善传家而闻天下，聂瘦石也不甘落后，他从四川高等学堂毕业后留学东京早稻田大学，专攻植物动物学科。一九二〇年带着日本姑娘儿玉鹤子归国后，对做生意全无兴趣，始在省城农业改进所工作，见市场之佳品，大都为外来之物，国产虽是不少，然栽培者墨守旧法，不加研究，因之无新品种产生，甚而连原有之形质亦严重退化，不能与外来者角逐。他不忍坐视中国号称园艺之祖国，竟为洋货所充斥，便以自己名字命名，在祖宅金忠坝创办四川第一家私营农场，陆续从国外省外引进优良品种，加以改良实验，他用约克猪与本地猪、撒丁羊与本地羊杂交的改良种，均获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一等奖，并已推广到全省农村中。野石还以高薪聘请技师在农场开办酒厂，创出享誉全川的“红茅烧”牌白酒。

一九三一年夏天，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发兵将杨森击败后，巡游至野三关。田颂尧此番出巡，一是视察，二是劳军。驻节野三关当天，他便带领一帮将星辉耀的手下前往聂公祠大庙堂行祭拜大仪。随后，又特派副官去东门外“瘦石农场”购得约克猪、撒丁羊各三百只，“红茅烧”五百坛，作为劳军物品——此举自带有几分曲意照顾聂公后人的意思。就在田颂尧离开野三关的前一天，聂瘦石特地登门邀请田军长和陪同他出游的黄云湘几名手下重要将领

前往农场作客。田颂尧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下来。

出野三关东门城门洞子，一座老态龙钟的风雨桥横跨在碧水盈盈的驴子溪上。站在桥头，但见对面紧傍巴河之畔的一大片沙洲上果树成林，远远望去恰似一片绿海在风中波涌浪卷。聂氏祖宅金盅坝，便落在这“海”中央。

聂家大宅院，俨然一座古色古香精致典雅的大花园。院中有山有水，房屋连片，还用镂花墙隔有十余个大大小小的院落天井。院中植有桂花、茶花、紫薇等树木，并摆设名贵盆花多种，四季绿意葱葱，杂色斑斓。各院有水渠相通，建有水阁凉亭多处，周围被芙蓉花、茉莉花和柳树竹篁衬抱。整个院内，四季叶绿花香，清雅宜人。

聂瘦石从重庆立德乐洋行买回一台德制五十马力的柴油发电机，请来外国技师与工人，在院里装起了电灯和自来水，一到夜间院里灯火通明。还派人去汉口英租界买回电扇、收音机、留声机、沙发等洋式玩意，给大院增添了新的生活内容。

贵客临门，宴席自是丰盛无比，山珍列阵，野味纷呈，尤其是那“玉兰片烧熊掌”，“清蒸熊脑壳”，让众人大快朵颐。酒醉饭饱后，田颂尧一行在西装革履、手拄文明棍的聂瘦石陪伴下漫步果林，见识了农场的各种新奇设施。

然而，就在这片恍如世外桃源般的幽深林子里，这帮杀人不眨眼的沙场骁将，却看到令他们所有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巴山自古多熊，但如此多的熊被集中关在一起，还是第一次见到。在靠近后山的山坳里，进得粗大厚重的铁门，眼前便见一块长满绿草的院坝，坝子上排列着几十个挂有号码牌的铁笼子，每一个铁笼里，都关着一头黑熊或是棕熊。熊们一见生人，全都抓着铁栏，龇牙咧嘴，人立而嚎。陡峭的岩脚下，则是一排数间平房。十来位工人看见东家带着一大帮客人进来，赶紧起立相迎。

那一天麻山恰巧和猎户们捕得一头马熊，刚刚抬进熊场院坝，便看见东家带来了一群全副戎装、气宇轩昂的大人物。

客人进得熊舍，满眼虽是绿意葱茏，空气中却充斥着一种浓烈的臊臭味儿。

田颂尧大感惊奇：“瘦石先生，你这农场里咋个喂这么多熊哟？那熊掌熊脑壳再是人间美味，你也吃它不完呀？”

聂瘦石道：“我喂熊并非是为了吃它们的肉，而是为抽取它们的胆液。这农场的一半收入，都出自这些胆熊身上哩。军座，各位将军，你们可能还从没见过如何抽熊胆吧？”

田颂尧笑道：“我等弟兄，愿意一睹为快。”

聂瘦石向垂手而立的工人们拍了拍手，吩咐了几句。赓即，便有四名彪形大汉穿上白大褂，提着铁勾走了过来。一看到彪形大汉走近，熊们立即如见鬼魅似地长嚎起来，把铁笼撼得摇摇欲坠，声嘶力竭地发出求救之声。彪形大汉走到三号笼前，闪电般伸出特制的铁钩，钩住里面的黑熊脖子，大难已经临头的黑熊立即暴眼龇牙地哀嚎起来，熊尿当即潜潜而下……

随着聂瘦石的介绍，工人们开始抽取胆汁，在墨绿色的胆汁被迅速抽进针筒时，可怜的熊张大着嘴，两眼暴凸，肝区痛得像豆腐脑一样颤个不停。最要命的是，那针筒为了等候胆汁而时抽时停，熊的哀叫也就呈现一种间歇性的上滑颤音和下滑颤音，刺激得参观者的胃部也痉挛起来。

田颂尧看得津津有味，问：“瘦石先生，这熊胆一定很贵啰？”

聂瘦石道：“那还消说！熊胆自古被列为中药十大名药之一，每毫升熊胆汁眼下已卖到生洋两角，一头熊每天就能为我挣回二十五至三十块大洋的净利润。要能再进一步，做成干熊胆粉拿到汉口的租界上，那利润就更惊人了。”

田颂尧高兴地说：“在我的防区内，要多长出几根你们聂家这样的大摇钱树，就是我田某的一天之喜啰！聂先生，你甩开膀子干，需要我田某帮忙，张张嘴巴就行。”

聂瘦石说：“我还真有事想麻烦军座，却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田颂尧慷慨道：“有啥事，先生放心说来。”

聂瘦石说：“眼下乡间盗匪蜂起，无人能安，知道野三关聂家行事为人的，倒不至于为难瘦石，倘遇上不省事的天棒刀客，就有些麻烦了。我想蒙军座特许，允我自己掏钱买上几枝枪，组成个护院队，让阖家老幼能睡上个安稳觉。”

田颂尧点点头说：“老弟这是在批评我了，你们聂家不单是我防区内的纳税大户，每次摊派军费也为我扛着大头。你们父子为田某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在田某的防区里却不能安居乐业，田某心中实在有愧啊。这样吧，枪你就不必买了，我送你几支现成的就是。”说罢，马上解下自己武装带上的白郎宁小手枪，送与瘦石。

黄云湘等将领一看军座亲自赠枪，赶紧争相效仿。卫士参谋，也纷纷将所佩之枪解下，送与聂东家。

那是麻山生平第一次看见被老百姓称为“川北土皇帝”的田颂尧。见了那前呼后拥的架式，麻山就想，军长那官到底有多大啊？莫说军长，人活一辈子能当上个连长营长，也就算前世烧了高香了。



自从麻山当上了农场的猎户头，聂瘦石便再不为熊源不足而犯愁了。由此，麻山深受东家信任，猎户队挣的工钱也较其他专业队多得多。

农场规模很大，光固定的工人就有两百多号，到了活忙的季口上，还得雇大量的临时工。分工也细，工人们被编成若干个专业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麻山和关平关系尤为亲密。关平原本在肥料队当个粪工，整天就是挑粪沤肥，弄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里都往外冒臭气，自然羡慕猎户队的威风与高得多的工钱，便央求麻山弄他去猎户队背枪打猎。麻山在东家跟前说得起话，瞅准机会把这事儿一提，东家便点了头。